



孔雀山下

王继刚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孔雀山下

王继刚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批林批孔运动的春风吹到了我国东北边疆的一个新兴矿区孔雀山。孔雀山下的红小兵虎娃和他的小伙伴二旦,在街道党组织的领导下,牢记党的基本路线,时刻不忘阶级斗争,与破坏运动的阶级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,最后粉碎了敌人的复辟企图和叛国投敌的阴谋。虎娃和二旦,也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提高了觉悟,增长了才干。

小说有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的特色和一定的儿童特点,文字浅近,适合小学中年级同学阅读。

孔 雀 山 下

王 继 刚 著

陈 云 华 插图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.75 字数43,000

1976年8月第1版 1976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 10171·601 定价 0.17元

目 录

一	孔雀山的孩子	1
二	虎宝啊虎宝	11
三	大海捞针	16
四	冬天的葱	29
五	血夹袄的秘密	35
六	迁坟启事	46
七	套山兔	58
八	坚守岗位	67
九	山谷里的战斗	77
	尾声	83

一 孔雀山的孩子

一九七四年的北疆之春，来得格外的早。

可不是咋的，要搁往年这咱，看山，山是千里冰封，望天，天是大雪飘飘。可如今这阵子，没等孩子们醒过味儿呢，春天，就迈着轻盈盈的脚步，悄悄地、悄悄地来到了小兴安岭东麓的孔雀山啦！

你听：

“呜——呜——”

起春风啦！

春风吹过了山脊梁骨儿，达紫香枝条展出片片古铜色的小圆叶，一串一串紫不溜丢的花骨朵，放出阵阵浓郁的清香。

春风吹过了细鳞河，河岸的积雪开始融化，冰层下的水流得哗啦啦的响。

啊！春风象飘动的轻纱，拂过孔雀山的每一棵白桦、山杨、柞树、红松和野玫瑰丛，拂过正在孔雀山上搞测量工作的叔叔、阿姨们的心坎，拂过孔雀山脚下矿工新村孩子们的胖脸蛋儿，暖融融，热乎乎的。

春天真好啊！

猫了一冬的孩子们，跑到孔雀山南坡，有的打爬犁，有的蹬滑冰板，有的玩“地道战”，……几个文静静的孩子来到测量队跟前，围着三脚架仪器来回转悠，向测量队的叔叔、阿姨好奇地询问道：

“哎，这三脚架上安的啥呀？千里眼？”

“嘿，那个叔叔抱个花木杆，量个头呢！”

“哈！这望远镜能看到山后吧？”

“阿姨，你们在这儿到底干啥呀？”

“……”

一位小辫子阿姨终于被这些个孩子问笑了：“孩子们，你们提出的问题我可以回答，但有一条，必须听阿姨的话。中不中呀？”

“中！”

“好，阿姨告诉你们：这孔雀山下藏着大量的煤炭。这儿的煤层，和你们爸爸上班采的那些煤层都是连着的。等我们测量完之后，国家就要在这儿开矿山啦！”

“啊——，好哇！好哇！”

孩子们哈哈乐起来，拍着手，蹦着高高儿。

突然，一个小嘎子惊叫道：“哎！快看——自动化爬犁！”

孩子们停止了欢呼，抬起头，顺着他指的方向看

去，只见远处冰场的边儿上飞起一道雪尘，一只爬犁象艘鱼雷快艇，在雪浪中奔驰！

爬犁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孩子们看清了：哈！两条大狗上了绳套，拉着爬犁在跑呐！“哄”地一声，大家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。

转眼间，爬犁驰到了孩子们跟前。站在爬犁上的小家伙抖了抖狗缰绳，喝一声“吁”，爬犁站下了。

“虎娃——虎娃——”孩子们高兴地围拢来。

虎娃的方方脸儿被风吹得通红，浓黑的剑眉和长长的眼睫毛都变成白的了，鲜红的滑冰帽上，也挂着一片白霜。他跳下爬犁，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一忽闪，对大家说：“今天我们课外活动小组的军事演习，就举行滑雪比赛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呀！”大家一听就嚷嚷开了，马上七嘴八舌地商议起怎么分组进行比赛的事来。正在这时，远处山根下，一个楞头楞脑的小嘎子边跑边喊：

“虎娃——虎娃！”

他跑得呼哧带喘，来到虎娃跟前，没站稳就说：“快！二旦找你，让你麻溜去，有顶顶要紧的事！”

虎娃回头一看，说：“真的假的？告诉你，小顺儿，我们正要举行军事演习呐，可不兴糊弄人！”

“糊弄人是小巴狗！你快去吧，眼瞅着要打架啦！”

小顺儿生怕虎娃不信，连忙起誓，“他在红砖房房山头那儿等你，我要是糊弄你，你揍我嘛！嗨呀，‘二旦告急’，快去吧！”

虎娃见他不象撒谎的样子，就转过脸，严肃地对大家说：“那边出了‘紧急情况’，我得麻溜去一趟。今天的演习我不参加了。”说罢，他和小顺儿一起，“蹬蹬蹬”地往房山头跑去。

虎娃娃乐，今年十四岁了，是煤城小学六年级的红小兵中队长。二旦是他的同桌，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。

说他俩好，那真是漂着膀子好，两人整天价形影不离，干啥都在一块儿。

你说干啥吧？

拣粪？嘿，这个寒假里，用爬犁拉到学校学农基地的，足有一座小山那么高，全校数他俩的堆儿顶大。

说参加革命大批判？他俩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学生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伟大号召，把教育革命的大字报粘满了教室前面的小走廊；就连这街道办的大批判专栏上，也少不了他俩的稿子呢。

当然，虎娃和二旦都是学校里的优秀红小兵嘛。

可不是咋的，提起虎娃和二旦呀，老师和邻居大

爷、大婶、叔叔、阿姨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，都夸他俩是又机灵、又懂事、又能干的毛主席的好孩子哩。

虎娃紧跑慢颠儿，呼哧带喘地来到有大批判专栏的房山头，见二旦和一群小嘎子正和一个约莫有五十来岁的老头儿吵嘴。虎娃拧了拧浓眉毛，心里一阵纳闷：奇怪，平常的时候，二旦和同学都不吵架，今儿个怎么和大人吵了起来？这是怎么搞的？



二旦见虎娃来了，心里有了章程，理直气壮地说：“虎娃，这个老头撕革命大字报！喂，你让虎娃说说，你讲的哪条是理？你为什么撕大字报？你是什么用心？”

那老头戴个狗皮帽子，焦黄的瓦刀脸，贼溜溜的一对牛卵眼，镶一口明晃晃的大金牙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嘴还有些斜歪，叫人一看就想往外干嘞。他身后放着一副大花竹筐，里面盛着破布烂铁，还有几张扯碎的大字报纸片子。这是个收购破烂的人。

那老头见虎娃这会儿向他瞪着眼睛，连忙咧开歪嘴子，呲出大金牙，赔笑道：“喂，这个这个，是这么一回事：我拣了被风刮在地上的废大字报，就那么三五片，值不得个啥。嘿嘿，那位小朋友挺认真，就和我……”

二旦一步上前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什么什么？风刮的？我亲眼见你从墙上撕下来的！你想狡赖咋的？哼，没门儿！”

“你说，到底是风刮的还是你撕的？”虎娃抓住他们分歧的焦点，逼着那老头子表态。

“哎，是风、风刮的呀！”

虎娃白了他一眼，走到筐前，拿起一张纸片子，和墙上的大字报一对，正是《狠批林彪效法孔老二开历史倒车的滔天罪行》一文的结尾；再看看纸的茬口，全是新的，而且纸很厚，风根本刮不碎，分明是人撕的，半点不差。

虎娃火了，瞪起大眼睛，严厉地质问道：“你还想要赖吗？撕的就是撕的！这大字报是批林批孔斗争的有

力武器，你撕大字报是啥意思？”

“说！”

孩子们的一声吼，把那老头子吓得直哆嗦。

“我，我是见那几只羊啃完大字报才拣的……”

“哈哈！”孩子们被他扯谎扯露馅的话逗得憋不住笑。

“哎，刚才还说是风刮的，这会儿又变成羊啃的了，嘴一歪就改了！哈哈！”

“快赶上威虎山里的狗杂平罗。”

“真不是个玩艺儿！”

那人被孩子们一阵奚落，闹得挺难堪，翻着牛卵眼，吭吭哧哧答不上来，一个劲地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虎娃接过他的话茬说：“这是啥？这是有意破坏！”

老头儿象触了电，马上摆起巴掌：“哎，哎，你红嘴白牙的可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呀！”

二旦抢白道：“你撕大字报就不是好人！”

老头儿听了，脸上好几块肉都乱动弹，嘴也歪得更蝎虎了：“我，我是一片好心呐。我原想，把大家看过的大字报收回去，送到造纸厂回回炉，造出新纸不是可以写更多的批林批孔大字报吗？唉……我一片好心当了驴肝肺！”

他一边磨叨着，一边察看着孩子们脸上的神态，看

看是不是都心软了，好把事情化小化了。可一见虎娃正严肃地盯着他，根本不象饶恕他的样子，就连翻了两下鼓溜溜的牛卵眼，自找台阶说：“好好，你们不支持废物利用，咱就还你们。都还你们还不中吗？”说罢他就把筐里的几张纸片子都扔了出来。

这个老家伙，不认错不说，还使了个猪八戒倒打一耙的花招儿。

虎娃拧拧眉头，心里特别来气，训斥道：“咋的？你有错还不兴人批？还尽耍鬼心眼。告诉你，放老实点，我们毛主席的红小兵，可不是好惹的！”

二旦说：“你不宾服？走，找你单位领导说道说道！”

小嘎们一齐嚷道：

“对！找他领导说说，狠克他！”

那老头挤鼓挤鼓眼，心想：如果找到领导，事情可就闹大了，万万找不得。于是，他开脱说：“得得得，我老头子有不是，我检讨，下回多向红小兵学着点，还不中？”

他转身挑起大竹筐，就想溜。

虎娃想，有错就得改，想溜？哼，没那么便宜！他伸手拽住了花竹筐，说：“别走！”

“干啥？”那人咧着歪嘴，“还没个完啦！”

虎娃命令道：“你给赔！”

“对，给赔！”孩子们跟着喊。

那人苦笑两下，顺手从衣袋里取出两毛钱，递过来：“给，够不够？”

虎娃一把将钱扔在地上：

“呸！谁稀罕你的臭钱！你把大字报给弄好！”

这时候，给虎娃报信的小顺儿端着浆糊盆，一边嚷嚷着一边挤进人群里。

虎娃指着浆糊盆，用命令的口气说：“对你这样不讲道理的人，就得好好教育。过来，把大字报给重新粘上！只许粘好，不许粘坏！要不然，咱就没完。”

“对，要不，没完！”二旦重复道。

收破烂的老头见周围的孩子都怒目而视，只得倒抽一口凉气，放下挑子，抹起了浆糊。

大伙监视着，错一点就嚷，对不上茬儿就喊，吼得那人耳朵根子直发炸。

过了一会儿，总算把大字报按原样粘好了。

那老头重新挑起竹筐，叹着粗气，灰溜溜地走了。走了好远好远，才听他憋着一肚子气，怪声怪调地吆喝道：

“有破烂儿别白闲，拿来换好钱啰——”

孩子们听了那唱唱咧咧的怪叫声，怀着胜利后的

欢欣、喜悦，都忍不住捧着肚子哈哈大笑起来。

但虎娃没有笑，注视着那人远去的背影，黑亮亮的大眼睛转了几下，想：这个人究竟为啥要撕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呢？嗯，今儿个这事挺绝，得提高警惕哩！

二 虎宝啊虎宝

这些天，墙上的喇叭反复广播着《人民日报》的重要社论：《批“克己复礼”》和《再批“克己复礼”》。孔雀山下的矿工新村沸腾了，批林批孔斗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。

大清早，街道党支部书记邓五婶来到虎娃家。

“我说乐奶奶，夜黑个听没听广播呀？”邓五婶人还没进门，声却灌满了屋。

虎娃奶奶七十岁了，耳不聋，眼不花，身子骨相当硬实。她放下炊帚，用蓝花围裙擦着手，出门拽邓五婶到屋里坐，嘴不失闲地说道起来：“听了听了，那么重要的文件，哪能不听呢！匣子里播一遍咱就听一遍，越听心里越开窍哇！”

邓五婶坐在炕沿上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求你下个通知，今几个下晌开批判会，通知你们组上的人都去。”

“好，我这就去。”

“告诉他们，批判的题目随便选，别离了批林彪那

个‘克己复礼’的反动政治纲领就中！”

“知道啦，知道啦！”

“您还得象上回那样，带头批判。”

“那没说的。”

虎娃奶奶高高兴兴地把邓五婶送走，赶紧把饭桌拾掇拾掇，又从箱子里取出一件带血迹的破夹袄，晾在院里的绳子上，让它吹吹霉味，接着就去邻居家下通知了。

乐奶奶下完通知，满心欢喜地回到自个儿家，抬眼一瞧东墙上的大挂钟：哎哟哟，我的乖乖，都快十一点了！她扎上围裙，立刻淘了米，煮上饭，然后就去院子里收那件血夹袄，准备开会时拿着。

咦，那件血夹袄咋不见了？乐奶奶一惊，赶快屋里屋外地寻找起来。正在这时，虎娃放学回家了。一进院子，就闻见一股闷饭的糊焦味。他跑到厨房，端下冒烟的饭锅，喊道：“奶奶，饭糊了！”见没人应，他又跑进屋里，一瞧，楞住了：奶奶正心急火燎地翻腾着什么。虎娃问明情由后，也帮着一起寻找。祖孙俩一件一件地清理着从绳子上收下来的衣服：有呢料的、有的确凉的、有卡其的……就是没有那件破旧的血夹袄。屋里的昏昏晃晃，院里的角角落落，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。

奶奶急，虎娃也急。这血夹袄是虎娃一家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见证，是阶级教育的实物呀！

这工夫，虎娃八岁的弟弟——虎宝，拿着一串通红的冰糖葫芦跑进屋来。

这个小家伙，跟虎娃长得一模一样，眼睛又大又黑，闪着顽皮的光芒。他举着糖葫芦，也不管奶奶是高兴还是生气，扑到奶奶怀里就撒欢：

“奶奶，给你吃口吧，你的宝贝孙子心疼你哩！”孙子的小嘴比抹了层蜂蜜还甜，叫当奶奶的真是一点法子也没有。

虎宝把糖葫芦塞到奶奶嘴边，嚷嚷道：“奶奶你倒是吃呀，第一个山楂个儿最大！”

虎娃瞅着虎宝手里的冰糖葫芦，心里一动，说：“虎宝，哥问你，爸爸走后给没给你钱？”

虎宝故意眨眨大眼睛，歪着小脑瓜反问道：“你猜呢？”

“给了？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没给？”

“也不对！”

“好弟弟，你快说，哪来的钱？”

虎宝歪着头，咬下一颗红山楂，嚼着说：“这可是军